



农村說唱丛书

女队长

夏雨田等作

农村讀物出版社

农村說唱丛书

女队长

夏雨田等作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239542



封賜財於冬錫

农村讀物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桃月花日

1965.3.

桃月花日

女队长

夏雨田等作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6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 · 字数 31,000

1964年12月第1版 · 196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 00,001—65,000

统一书号: T 10168 · 86

定价: (四) 一角三分

內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里包括六篇曲艺。相声《女队长》是写一个落后社員和他妻子之間的矛盾。他的妻子是一个热爱集体，大公无私的生产队长，由于思想觉悟的不同，因此在許多問題上都发生矛盾，出了許多笑話，最后在他妻子耐心帮助下提高了思想，糾正了錯誤。《步步登高》是写一个女大学生被派到森林区当技术員，进山时正好与林业局党委书记同路，一路上老书记以自己模范行动使这位女青年受到很大教育，她感到在这位革命老人后面走一步，思想認識就提高一步。《一台抽水机》是写一个农业机器厂的厂长和工人下班以后，为农民連夜赶修抽水机，保证了生产队不誤农时。《背篓上山》写一个山区供销社主任用实际行动教育刚刚参加商业工作的女青年。《枪和鋤》是写我人民解放軍发揚了党的艰苦朴素优良传统，一手拿枪，一手拿鋤，在战场上是杀敌英雄，在生产上是劳动能手。表现了人民的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月夜》写一个地主分子，乘着月里风高的夜晚，到一家貧农宅后的大树下挖变天賬，被这家母女发觉，当场拿获。

目 录

- 女队长(相声).....夏雨田 (1)
- 步步登高(二人轉).....隋书金 (19)
- 一台抽水机(山东快书).....张崙基 (30)
- 背簍上山(唱詞).....赵連甲 (38)
- 枪和鋤(对口詞).....陈驥书 唐振金 (48)
- 月夜(唱詞).....邢月銘 (52)

女队长

(相声)

夏雨田

甲：新旧社会就是不同，

乙：那有本质上的区别。

甲：旧社会农民受压迫，新社会农民翻了身。

乙：对。

甲：旧社会债主挤一屋，新社会喜报贴满门。

乙：对。

甲：旧社会四十八岁算是长寿，新社会活个七十八十不算新闻。

乙：对。

甲：旧社会妇女受压迫，新社会妇女管男人。

乙：对……噢，不对，应该说新社会男女都平等。

甲：平等？不能吧。

乙：你有什么根据？

甲：你到我们生产队看看，队长是女的，副队长是女的，记工员是女的，民兵指导员也是女的……

乙：全是女的？

甲：就会計是男的，可他又不爭气，

乙：怎么？

甲：他找了个对象还是女的。

乙：廢話！

甲：你看，我們这个队，大小領導妇女占全啦，是不是妇女管男人？

乙：那算什么，不論男女同志只要有一定工作能力，大公无私，热爱集体，都可以当領導。

甲：社員們也这么說，說我們队长領導的好，干活英勇，斗争英勇，真真是英雄，是女中之英！

乙：那儿这么些“英”呀？

甲：她这英太多了，本名叫邵桂英，外号穆桂英，别名小山鷹，尊称棉花英，小名蘿卜纓。

乙：你怎么全知道哇？

甲：这誰不知道，紅旗公社前进大队队长邵桂英，劳动积极，作风泼辣，人称穆桂英，不怕困难，敢于斗争，又叫小山鷹，植棉能手，高产优质，又叫棉花英。

乙：这蘿卜纓是怎么回事？

甲：她不是吃蘿卜纓长大的嗎？

乙：噢！？受苦人出身，你們这个队长不錯呀。

甲：对別人是不錯，

乙：对你哪？

甲：刻薄。

乙：怎么刻薄？

甲：分自留地給我最坏的，出工派我最累的，工分給我最少的，粮食分我最次的。

乙：这么說，她工作还不够深入哇！

甲：还不深入？成天了解情况，生产的时候她在地里跟社員一起劳动，休息的时候到家里找社員聊天，我的意見我的困难她全知道。

乙：那可以帮助你解决問題呀。

甲：不但問題沒解决，在我家里吃了飯，連伙食錢都不給。

乙：那可不对，應該向上級反映。

甲：反映过了，沒用。

乙：上級怎么說的？

甲：上級說，她这个队长在我这个社員家吃飯可以不交伙食錢。

乙：为什么？

甲：因为她是我爱人。

乙：多新鮮，我爱人在我家吃飯也不給伙食錢。

甲：这么說，咱俩同病相怜。

乙：誰跟你一个样儿呀！

甲：就这样，她还年年評上五好。

乙：哪五好。

甲：說她爱国爱社好，劳动生产好，遵守法令好，

团結互助好，勤儉持家好。

乙：你應該向你爱人学习。

甲：我也不錯呀。

乙：你也五好？

甲：我是五老。

乙：什么叫五老？

甲：我是老把式，老資格，老犯毛病，老挨批評，老不服气。

乙：亏你說出口。

甲：就她这五好，跟我这五老有很大矛盾。

乙：沒法不矛盾，你們这是公与私之間的矛盾。

甲：不，是爱情的矛盾。

乙：爱情的矛盾？

甲：是啊，我爱人她公开說，她最爱的不是我。

乙：噢！她最爱的是誰？

甲：人民公社。

乙：嘻，热爱集体，好哇。

甲：好什么呀，作为我的爱人，首先應該热爱我。

乙：什么思想，其实爱集体跟爱你并不矛盾。

甲：太矛盾了。我举两件事實，可以充分說明这个問題。

乙：你談談。

甲：你知道，我跟她早盼着买个收音机，我們俩好容易攢了一百八十块錢，那天她进城开会，我

叫她順便把收音機給捎回來。

乙：唔！

甲：我那天站在村口，從太陽落，等到月亮升。

乙：等你愛人。

甲：等收音機。

乙：等收音機呀！

甲：我一面等收音機一面想，有個收音機多好，下工以後，把澡一洗，打開收音機，要聽什麼有什麼，我越想越高興，（大聲）噯，

乙：你干嘛一驚一詐的。

甲：她回來啦，我離老遠就喊，“喂，買了嗎？”“買啦。”“什麼牌的？”“抗旱牌的。”

乙：那兒來的抗旱牌收音機？

甲：大概是新產品。

乙：沒聽說過。

甲：“几燈的？”“無燈的。”五燈的。

乙：無燈的，沒燈。

甲：大概是半導體。

乙：嘿！

甲：“放哪兒啦？”“在後面車上。”我跑到那一看……

乙：收音機。

甲：抽水機。

乙：誰問你抽水機哪。

甲：“原来你忘了买收音机啦？”“沒忘。”“沒忘怎沒买呀？”“因为买抽水机錢不够了，我把咱买收音机的一百八十块錢給垫上了。”

乙：舍私为公，你爱人做的对。

甲：对什么呀，垫的不是你的錢，站着說話不腰疼，这錢不是三天两天能还上的。

乙：那你过两天听还不是一样。

甲：过两天听，我現在听什么呀。（問乙）嗯？

乙：我管你听什么。

甲：“你要听啊，到村口扩音喇叭那儿听去。”“那儿太远啦。”“远，就到河边去听。”

乙：河边儿那来的收音机呀？

甲：“去听抽水机。”

乙：听抽水机？

甲：我爱人还說，“那个声音才美哪。嘩啦啦，嘩啦啦，那是丰收的音乐，是劳动的音乐，是社会主义的好音乐，是音乐的音乐。”

乙：什么叫音乐的音乐。

甲：就是音乐里最动听，最生动的音乐。

乙：說的好。

甲：“你听，嘩啦啦，好庄稼，嘩啦啦，丰收啦。”

乙：这种感情太丰富啦。

甲：是嗎？我听听，嘩啦啦，嘩啦啦。嘩啦啦，一百八，俩人錢，她当家。

乙：还惦着那一百八哪？

甲：我怎么就听不出来哪？

乙：你根本就沒这种感情，这里有舍私为公，热爱集体，最崇高的情感。

甲：我也觉得高。

乙：情感高？

甲：票价高。

乙：啊？

甲：你听什么音乐也用不了一百八呀。

乙：別提那一百八啦。

甲：我越想越气，我爱人这叫什么行为，这么大事怎不跟我商量？

乙：商量不是来不及了嗎。

甲：不怪別的，主要是她看不起我这一家之主。

乙：你还讲封建哪。

甲：不管怎么說，在家里我是她的领导。她不听我的话，就是脱离领导。

乙：你怎么乱扣帽子？

甲：不是我乱扣帽子，她干这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乙：唔。

甲：上个礼拜，她就曾經发生过挪用“公款”。

乙：挪用公款？

甲：可不是嗎！那天她进城开会，我爸爸給她两块錢，叫她帶烟叶，結果在街上碰見什么改良

白菜种子了，她把买烟叶的钱给队里买了菜种了。这不是挪用“公款”？

乙：这怎么叫挪用公款？

甲：我问问你，我爸爸是我什么人？

乙：你爸爸……就是你爸爸呀。

甲：是我爱人什么人？

乙：是你爱人的公公呀，

甲：对呀，随便用公公的钱，这不是挪用“公款”。

乙：噢，这就叫挪用公款呀。我看你这是一套严重的封建思想！

甲：不管怎么说，这两件事是她做得不对。

乙：做得对！

甲：我恨不得跟她干一仗。

乙：要打架？

甲：打不起来。

乙：怎么？

甲：我爱人她不着急。

乙：比你有修养。

甲：她不但不急，还过来亲切的喊了我一声。

乙：喊你什么？

甲：“我说干子。”

乙：干子？

甲：我小名叫干子。

乙：你叫豆腐该多好。白白净净，水水凌凌的，比

干子好看多了。

甲：打我生下来的时候就不象豆腐。

乙：怎么？

甲：我出生那年，村子里大旱，庄稼全干死了，真是天干地干，河干井干，牛干马干，粮干米干。

乙：全干了。

甲：可就一样不干。

乙：什么不干？

甲：眼泪不干。

乙：旧社会太惨了。

甲：我出生在那个年月，会是白白净净、水水凌凌的？形容好一点儿也就象块豆腐干子。

乙：好嘛。

甲：所以我妈给我起了个小名——干子。

乙：唔，干子就打这起的。

甲：这个小名我爱人不常叫。

乙：为什么？

甲：怕我伤心。

乙：今天怎么叫上了？

甲：是啊，“今天你怎么叫我干子，你不知道叫我干子我心里难过吗？我叫过你萝卜缨吗？”

乙：翻老账啦。

甲：“我为什么叫你干子，我怕你忘本。”

乙：怕你忘本。

甲：“忘本？我这都賠本啦。”

乙：賠本？

甲：“一百八全垫上啦，我不賠本嗎？”

乙：还記着一百八哪？

甲：这时我爱人脸色一沉，很严肃的說“干子”。

乙：叫你呢。

甲：“一百八，一百八，解放前你有一百八嗎？”

乙：問的好，解放前你有一百八嗎？

甲：我……当然有。

乙：啊？解放前，你有一百八的存款？

甲：我有一百八的借据。

乙：外債呀。

甲：“解放前那是什么日子，現在有了人民公社集体經濟，連旱七八个月，真是天不干地不干，河不干井不干，牛不干馬不干，粮不干米不干！”

乙：全都不干！

甲：“就有一个地方发干，”

乙：什么地方发干？

甲：“你脑袋发干！”

乙：說你脑袋发干。

甲：我爱人也是这个意思，“你是飲水不思源哪，难道你要让咱們的后代也和你小时候一样变成干子嗎？”

乙：就別提那干子啦。

甲：这是什么思想？

乙：忘本思想。

甲：什么行为？

乙：自私行为。

甲：什么主义？

乙：个人主义。

甲：应该怎么办？

乙：好好检查。

甲：你打算怎么检查？

乙：我打算……谁检查呀？

甲：谁检查？

乙：你检查。

甲：你不都替我检查了吗？

乙：我呀。应该你自己检查。

甲：我用不着检查，我以实际行动来表现。

乙：什么实际行动？

甲：积极参加抗旱。

乙：这就对了。

甲：我第二天一早爬起来，担不离扁，扁不离肩，一口气担了四十八担水，累的我气都喘不过来。

乙：你也别太累了。

甲：累点儿倒不要紧，最可气的是，我累成那个样，她不但不体贴我，反而批评我。

乙：批评你什么？

甲：批評我不愛護集體。

乙：不愛護集體？你不是担四十八担水了嗎？

甲：是呀，滿滿的四十八担。

乙：那還批評什麼？

甲：其實也沒存什麼大毛病，也就是澆水時候出來點偏差。

乙：什麼偏差？

甲：她分派我澆南瓜地，紅苕地，蔬菜地，結果我澆錯了。

乙：你澆的什麼地？

甲：自留地。

乙：為自个兒干哪？那是該批評。

甲：不但批評，還讓我寫檢討。

乙：那是你自找的。

甲：她也太不體貼我了。

乙：對你嚴格的要求，就是最大的體貼。

甲：這種體貼我受不了。

乙：依你說應該怎樣體貼哪？

甲：應該我下工回來，她把洗臉水給我打來，把飯端來，拿一把扇子，一邊搧一邊問：“孩子他爹，你熱不熱？”

乙：問你熱不熱。

甲：“孩子爹，你渴不渴？”“我不渴，”“你餓不餓？”
“我不餓，”“你累不累？”“我不累。”